



杜维善

口述历史

杜维善口述

董存发撰稿



ORAL HISTORY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口述历史丛书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杜维善 口述历史

杜维善口述
董存发撰稿



ORAL HISTORY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口述历史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维善口述历史 / 杜维善口述; 董存发撰稿.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9.7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

ISBN 978-7-5458-1754-6

I. ①杜… II. ①杜… ②董… III. ①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25254号

责任编辑 张冬煜

封面设计 郦书径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

杜维善口述历史

杜维善 口述 董存发 撰稿

出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965 1/16

印张 24

版次 2019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58-1754-6/K.346

定价 78.00元

杜维善



杜维善，杜月笙唯一健在的公子、姚玉兰之子、孟小冬义子。中国和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收藏研究大家，上海博物馆特别顾问，先后向上博捐献两千多种、四千多枚丝路古国钱币，其中金银币近千枚。同时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和西方现代教育，具有中西合璧的开阔而严谨的思维判断。口述自己现场耳闻目睹，甚至参与的关于父母家人好友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一些重大事件，首次披露独家资料，例如杜月笙借给章士钊两万大洋、戴笠死前最后与杜月笙通电话、担当两岸和平信使等；同时，与撰稿人认真筛选了中外历史和坊间各种传记文学资料，摒弃八卦演义主观猜测，剥开竹笋见真相，再现真实的杜月笙、姚玉兰、孟小冬以及蒋氏夫妇家人的日常生活，解密乱世中的为人处世之道。更珍贵的是其经历的京剧和收藏圈的趣闻轶事，其中很多是发生在台湾、香港和海外。以一位长者智者超然的视角，跨度百年，风云人物几十位，首次公开的珍贵自藏照片几十幅，传奇秘事，诗词典故，深入浅出，妙趣横生，“悠悠思古情，不绝如缕”！

编 撰 说 明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由毛泽东主席提名,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建馆六十余年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由历任市长共延聘近1200名馆员。馆员专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剧电影、传统医学、传统体育等多个领域,多以深邃造诣、杰出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专业翘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之士。他们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所经历蕴积的波澜起伏、经验见识和丰富阅历,是具有多重价值的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为了充分发掘文史馆馆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项目。为了保证丛书的整体质量,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以下编撰原则:

一、丛书主要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外人士为访谈对象(即口述者)。

二、丛书恪守口述历史征集途径和开展过程的规范性。凡列选书目,概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则选取访谈对象。征得同意后,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约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撰稿人在文字笔录对比录音、影像的基础上整理成文,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

三、丛书注重口述历史区别于一般“自传”或“回忆录”的独特性。访谈范围涉及口述者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多个方面,尤其重视本人在场或参与之所历、所见、所闻、所传、所思,具有历史价值却缺乏文字资料的内容。

四、丛书本着客观的态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偏差,其内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物名及时、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核对,尽量减少常识性错误,必要时可加以注释论证,亦可视具体情况在正文后面附录口述者活动年表等相关资料。

五、丛书在整理成稿并交付出版时,除了部分内容因涉及敏感暂不公开,或不得已而有所技术处理外,应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任意删除或更改,以此体现对口述者、对口述历史的尊重,同时也给口述资料的使用者保留可供继续解读和分析考证的空间。

六、丛书按照以图辅文、以图证史的原则向口述者征集和选用图片,包括照片、书信、手稿、字画、实物摄影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资料,基本要求是:图片题材应该与口述内容直接关联,图片质量应该达到刊用水准,图片说明应该以新闻报道原则来撰述,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基本齐全。

我们热忱希望丛书的编撰出版能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能丰富读者对历史的认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错,不吝批评指正,以利于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15年6月

目 录

编撰说明 …… 1

- 第一部分 我的父亲 海上闻人杜月笙 …… 1
- 杜氏祠堂已不见,旧事流传不断 …… 3
 - 杜家的房产 …… 6
 - 天下头号戏迷 …… 13
 - 看重忠义气节 …… 20
 - 青洪帮总教主 …… 26
 - 创办敌后抗日武装 …… 30
 - 戴笠死亡之谜 …… 37
 - 国共合作沪港抗日大营救 …… 44
 - 上海滩的三大亨 …… 55
 - 带着特殊使命来杜家的孔二小姐 …… 62
 - 与共产党的密切往来 …… 67

与国民党的纠结 ·····	73
对新政权的迟疑 ·····	74
愚忠与解不开的心结 ·····	76
刀切豆腐两面光 ·····	78
暗恋孟小冬由来已久 ·····	83
陆京士在我父亲最后的日子 ·····	88
对我父亲临终的误解 ·····	91
我父亲的归宿 ·····	94
最后一件善事 ·····	103
同科兄弟顾嘉棠 ·····	108
账房先生黄国栋 ·····	111
五十根金条,到地下去算账吧 ·····	114
吴家元、李裁法命案与于右任 ·····	116
杜家子女无“子承父业” ·····	126
我父亲的书不好写: 历史与传奇 ·····	134
写我父亲的书 ·····	138
我与我父亲时空对话 ·····	147
真实的父亲 ·····	151
第二部分 我的母亲 一代名伶姚玉兰、孟小冬 ·····	169
杜家的太太 ·····	171

不会唱几句戏,进不来杜家的门……	174
我的母亲姚玉兰……	181
质朴低调的母亲……	181
明媒正娶八抬大轿进杜家……	186
出入士林官邸……	189
与宋美龄几十年关系……	193
北平的张吴朱三家与上海的杜家……	197
演艺界的老朋友……	201
我的庶母孟小冬……	209
情系北平拈花寺……	209
绝响《搜孤救孤》……	212
与张大千的往来……	215
慷慨助人,学生弟子……	219
邀请回大陆……	222
台湾度晚年……	223
冬皇故物……	225
真实的孟小冬……	227
第三部分 思古楼主 古钱币收藏……	241
《思古楼记》与我的一生……	243
抵押房子买半两……	249

“我的钱都保值增值到了上博”,收藏是为了研究 ……	253
丝绸之路古国钱币 ……	267
丝路古国钱币的历史故事和补白 ……	276
不尽的钱缘 ……	306
钱币与精神 ……	309
思古楼主的金石缘 ……	312
五铢半两故土情 ……	317
不尽的禅意 ……	324
为人之道不张扬 ……	332
我的简单经历 ……	336
鲜为人知的两岸传书信使 ……	345
我看得很开,有病没病都得走 ……	349
土字多一点,意思不同 ……	356
院中有悟,人生似梦 ……	358
主要参考书目 ……	362
后记 ……	365

第一部分
我的父亲 海上闻人杜月笙

杜氏祠堂已不见,旧事流传不断

1931年,杜家祠堂落成,这是杜家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也是在当时我的浦东老家和上海滩,发生的一件大事。我那时还没有出生,但我常常听我的长辈和朋友们谈起这件事。我父亲出身贫苦,是个孤儿,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他自己去上海滩十六铺码头打杂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将来会发达成为上海滩的名人。他是个老派的人,就和过去的人们一样,在自己发达以后,希望能够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恩泽邻里。所以,他就花了很多钱,修建了杜家祠堂,里面有一个收藏十万册图书供乡里人使用的图书馆。杜家祠堂落成的时候,很多人送了匾额。蒋介石送的是“孝思不匮”,于右任送了“源远流长”的牌匾,有一块匾是日本海军部次长永野修身送的。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永野修身这个事情呢?是因为那个时候,他想讨好我父亲、拉拢我父亲。祠堂落成的时候,请了南方北方京剧界的所有名角儿来唱义务戏,就是现在说的义演,唱戏的部分收入用于赈灾。当时,除了余叔岩生病以外,所有的南北名角儿都来了。印了很多纪念册和戏单,来的人人手一份,还有纪念品。各个军政要员送的匾额、颂词和戏单都写在了当时的纪念册子里,如果能够找到当时的册子,就可以找到匾的文字和送匾的人。那次的活动是在特殊时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纪念册收了章太炎写的杜氏祠堂记。我父亲亲自请国学大师章太炎专门为杜氏祠堂写了《高桥杜氏祠堂记》,收在了他的文集《章氏丛书三编·太炎文录续编(卷六下)》,中国近代史专家陈铁健还撰文,考证了这篇祠堂记的真实性。我父亲与章太炎很早就认识,请国学大师写这篇祠

堂记，显然是想借国学大师的笔墨，扬杜氏宗族的名声，其中肯定是溢美之词。不过，章太炎运用渊博的国学功底，考证了“杜”姓的起源，谈到了中华文化祖制的宗庙祠堂的作用：“夫祠堂者，上以具岁时之享，下使子孙瞻焉，以捆致其室家者也。”浦东高桥的杜氏祠堂，不仅仅是我们“杜”一支家族，也包括了其他“杜”姓宗族，“始就高桥祠堂祀其父祖以上，同堂异室之制，近世虽至尊犹然。故诸子庶不立别庙，独为一堂，以昭穆叙群主，盖通制然也。凡祠堂为址八亩，其墉地以诗设塾及图书馆，所以流世泽帅后昆也。”

章先生说，在汉唐时期杜姓出了很多名人，比方说东汉的杜林、西晋的杜预和唐代的杜佑，他们为杜氏宗族彰显了荣耀，创造了德言行的不朽。“古之训言，保姓受氏，以守宗祫，世不绝祀，不可谓不朽。称不朽者，惟立德立功立言，宜追视杜氏之先，立德莫如大司空林，立功莫如当阳侯预，立言莫如岐公佑，其取法非远也。”

按照章太炎的说法，立祠堂、修宗庙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维系家族、宗室的传统，借追溯先祖恩德、以遗泽后世子孙，追求立德、立言、践行是古人推崇的三不朽。“有是三者，而济以和宗族，勤地材，则于守其宗祫也何有。”

我父亲也不例外，他请国学大师章太炎来写杜氏祠堂记，也是想光宗耀祖、恩泽乡里宗室、留芳后世。我父亲是一个孤儿、打杂零工，后来成为海上闻人大亨、青红帮帮主、黑社会老大，最多时的头衔有两三百个，可以说是风光得很啊！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过去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了。就像香港《星岛日报》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说的那样：杜氏一生的事迹是“半个世纪来的上海，反映了新旧转型，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力量的滋长与蜕化……这一个万花筒，只有在历史学家的显微镜下，才能够看清。杜氏本人始终是站在政治圈子的边缘，他的操守是旧道德的准绳，而他的一生却是大时代大烘炉中的火炼。他的死，也正是这半个世纪结束的钟声。”

我们不去评说我父亲的德言行，这自有历史学家和社会的公断。那些溢美的“孝思不匮”、“武库世家”，甚至是“义节律昭”牌匾，以及我父亲、杜家的很多事情，早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人们都淡忘了，章太炎所说的不朽的杜家祠堂也不在了，但是杜月笙这三个字，始终活跃在说书、评弹、电影、电视里，成为传说故事，甚至是八卦和演义，就像于右任的“源远流长”一样，流传下来，从当时到现在，人们津津乐道。

杜家祠堂和我父亲、母亲们早已不在，而那些故事却广泛流传！

杜家的房产

有了钱,就买房地产

我父亲那个时候的观念和其他人一样,有钱以后,就是买房子买地。这是个老观念,现在的国内和海外很多华人都还有这个观念。杜家在上海的房地产很多,包括中汇大楼,后来成为上海博物馆的旧址。具体有多少,我们也说不清楚,因为很多都是我父亲买的,写他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

我认为房子多、钱多又怎么样呢?到后来,我父亲的房产都被政府没收了,因为,差不多所有的房子,都是写的我父亲的名字。

我父亲曾经给我的庶母孟小冬,在北京购买了一套四合院,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那套四合院是在贡院西街,她也没怎么住。孟小冬房产没有写她的名字,写的是我的名字杜颢,这是我的另一个名字,这是因为孟小冬很迷信,我会在后面分别讲到。

我是孟小冬的义子,所以,这套四合院几经波折,侥幸留了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没收了这个院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落实政策政府把房子退还给我们,但是,我们只是拿到了一个房本而已,房本里注明有二十五间房子,建筑面积四百六十七平方米。那些房子,现在还是别人占着、住着。说起来,这套房子还是名人旧居。据说我父亲在购买之前,曾经是著名法学家梅如璈在北京的旧居,1946年,梅汝璈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赴东京审判日本战犯,对日本甲级战犯定罪量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再说这个院子是个中西合璧的院子，院子内的主要建筑是一个两层洋楼，门前有高高的台阶，旁边有一些附属房子。我听说在政府没收这个院子以后，陆续搬进了十几家居民，院子里盖了很多违章建筑，作为厨房等使用，完全破坏了原来的设计和结构，成了一个大杂院。我们多次通过法律程序，申诉和要求实现我们的权利，虽然法律明确了我们拥有院子的所有权，但是，这样那样的历史遗留问题，非常难于解决。古人讲落叶归根，我们想回到故乡居住的愿望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实现！

华格臬路的杜公馆没有厕所

我父亲一直住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的杜公馆，这在当时的上海滩是很有名的公馆。当时是建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公馆，一个是我父亲住，另外一个就是张啸林一家子住。为什么建两个一模一样的房子呢？也不完全因为父亲和张啸林是拜把兄弟，当时，就是讲，我要起房子了，你顺便也一道起一个吧！就这样，造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房子。

有的书上讲，华格臬路的杜公馆是黄金荣出钱出地给盖的，这是不对的。黄金荣因为露兰春与卢筱嘉的事，得罪了浙江军阀卢永祥，后来是我父亲救出黄老板，所以，黄老板表示感谢，将这片地给了我父亲，造了杜公馆。其实，杜公馆的房子跟黄金荣没关系，就是我父亲自己盖的。我父亲跟黄金荣，没有跟他的太太林桂生来得近，黄金荣小气得很，没有那么大方的，杜公馆比祠堂建的还早。

当时华格臬路的老公馆，包括一模一样的张啸林的房子，房子是老式的格局，跟上海、北京过去传统的老房子差不多，就是按照一进、两进、三进的方式建造的，那个时候没有说住洋房的。两套房子里都没有厕所，都是用马桶。那时的上海，家家户户都用马桶，每天早上，粪车来收马桶。不要小看这个行业，每天去拉粪，这是大事，过去，这个行当不叫掏粪的，叫“米田共”，是专门有人来经营，别的人还插不进手来，不是谁想干就可以干的，跟黑社会有关系，每个帮派占领一条街，如果吃不开的，这条街你就进不